

边刻边写边装裱,除了他还有谁? 著名作家贾平凹点评钟国康—— 书法读出金石味 印刻品出水墨香



■钟国康出版书籍

边刻边写边装裱,展示真功夫

书画艺术作品展,通常都是书画家精心挑选自己满意的作品,装裱好之后在美术馆向观众展出。但钟国康反其道而行,在展览前三天边刻边写边装裱,向广州的书法、篆刻艺术爱好者与观众,现场展示他从艺五十年的创作经

吟诗作对,挥笔泼墨,飞刀刻印,喜迎新年。12月16日,钟国康创作现场跨年展在广州白云山双溪别墅展厅举行。展览至2024年1月10日止。与普通展览相比,这种模式有何与众不同之处?

验与体会。这种零距离的现场创作艺术展,交流效果好,但需要艺术家的真功夫。这也是钟国康今年举办的第十七场巡回展览,但这场展览又与其他场展览不同,不同在于所有作品都是现场次诗、书、画、篆刻现场创作而成。

12月16日、17日、18日三天现场创作,共创作了45幅八尺书画作品,书画“铁粉们”除了广州的爱好者外,还有来自湛江、佛山、东莞、清远、深圳等地的观众300多人。

曾为多位文化大咖刻印章

敢创新气之风的钟国康,十五岁开始学习书法与篆刻,习艺五十年。从农场放电影,到县文化馆当创作辅导员,一直到深圳大学文学院工作,到中国最

高艺术研究院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导师,对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过,越写越刻越有激情的钟国康,这些年,他为莫言、黄永玉、金庸、贾平凹、王朔等200多位文化名人刻过印章,已收录在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当代中国文人印谱》一书中;2014年为国家税务总局创作了《中国印花税》九枚主题印章;著名喜剧演员黄宏曾说:“在中国,把小小的篆刻艺术搞得动静那么大,也只有钟国康。”

近二十年来,钟国康出版的著作有《钟国康篆刻作品集》《金字招牌》《金庸武侠小说名篆刻》《印回大唐》等二十多部。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有钟国康的传记《最丑的那个人——钟国康个人艺术史》一书。

人物简介



钟国康

著名篆刻家、书法家。

钟国康“行走飘忽,有鬼气”

■著名作家贾平凹



钟国康篆刻



■钟国康篆刻

纪消子为王养斗鸡,历久乃成,其鸡望之若木鸡,盖德已全,它鸡无敢应者。

这个故事,我最先不是从《庄子》上读的,是钟国康告诉我的,他送了我一枚印:木鸡养到。

钟国康是我十余年来见到的很奇怪的人。他四目翘鼻,胡子稀疏,头发长,卷而油腻,老是穿黑衣。似乎背有点驼,前襟显长,后襟短促,一条线绳从领口拉挂在腰间,他说有这条线绳就生动了,其实拴着一个手机。行走飘忽,有鬼气。

他是位书家,用笔在宣纸上写字,用刀在印石上刻字。

形状这般的孱弱,他应该低眉顺眼,应该寡言少语,但不,他始终不能安静,走来走去,好激动,表情丰富。不停地要说笑,边说边笑,边笑边说。我见过他在宣纸上写字,墨调得很稀,长锋笔戳过去,几乎是端着水墨,渐渐沥沥地就到了纸上,然后使很大的力和很大的动作,如武术一般,出奇的是墨是墨、水是水,有海风山骨的味道。那场景,能想象李白酒后作诗,李白可能很清高,很潇洒,他却几幅字写成,满身墨渍,尤其用卫生纸按拓,一团一团脏纸在地上丢下一层。在印石上刻字那就更疯了,眼镜往额上一推,然后掰块印石,看看,看得印石都羞了,猛地从怀里掏出刀来,跟别人的刀不同,他的刀一指粗半尺长,简直就是钢凿子!咋,

咋,咋,他讲究节奏。他刻印的时候大家都围上来,不敢出声,他却好为人师,讲为什么这个字这样结构,这一刀处理有什么含义,怎么会出现这种的效果,他为自己得意。

他从来都是自负的,眼里无一人无一物能碍,却同时又都以他括囊。仰观象于玄表,俯察式于群形,他正经地告诉我,他要活到九十以上,他要年年把一些东西加进他的艺术里。我不能准确地读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,但我在他的书法里读出了金石味,在他的印刻里又读出了毛毫、水墨甚至宣纸的感觉,其宣纸上印石的作品雄沉豪放,感情充沛,生命蓬勃。

关于他社会上有许多传言,说他相貌奇异,举止常出人意料。说他饭量极少,精神张狂。说他自制墨和印泥,弄得屋里臭气不散。说他外出开会,车厢就是放一筐印石,三五天回来那印石全刻了,然后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封存在一间专门的房里。说来求印的,一枚印二万,若讨价,就二万五,再讨价,就三万,还要讨,便起身送客了。说现在有许多人在社会上收集他的旧印,还传说有大老板正筹划给他建艺术馆。

我看着他,总想:这是个什么人呀,可能前世是钟馗,今世才一身鬼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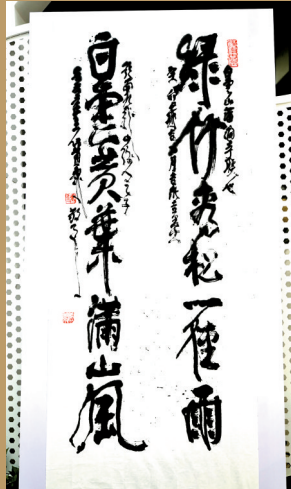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送了他一幅书法:木鸡养到。



■羊城第一秀 钟国康



■日斜影白云外,风卷松声绿浪间 钟国康



■绿竹青松一径雨,白云黄叶满山风 钟国康

说钟国康书法

■知名学者罗韬

国康向生山缓水软之区,而振笔挥斥,却有慷慨悲歌之气,自与岭南毓秀淡荡之风大异,往往观之于展览,必一章跳出,令人顿生感叹。

五十年间,岭南之书,大抵秀逸渊蓄、气短韵长。吴子复学礼器能秀雅不能高古,秦罾生以北碑之笔呈赵体之姿,麦华三本蕴藉醇厚惜晚堕媚弱,李曲斋跌宕风神而微伤易。国康挺生其后,粤人而不作粤人之书,其行草行楷,至大至刚,霸悍淋漓,笔有风起雷动之势,墨有蒿生岳降之量,当其一气而下,磅礴落纸,不避误笔,吾知其有不能自己者在。

才之特征也,其可欣喜处也令人震惊,其过失亦令人惊异。而吾国古画论亦有“画贵有误笔”之说。天才必失,误而云贵,何也?此乃不期然而然之天机泄露,乃才情激荡横溃之迹,无过失则无以冲决藩篱桎梏,无误则无以表暴其郁勃不平之气。

盖英雄面目,宁有猛兽嘴爪之伤,不可有妇人粉黛之饰也。

国康岂空桑出世者哉,盖深得清人三昧者也。复古以开新,远交而近攻,此清人之旧辙,而今人之新轨也。

书法至于明,则晋唐之法近乎穷。明末王铎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辈,以新理异态求转出头地。然其态固新而其宗未变,仍为偏师一旅,未开堂堂之阵。唯有清一代,金石碑版之学兴,方可谓水穷之处,云起新天,凌唐轶宋,父秦篆以得其骨,母汉隶以得其肉,以兄弟蓄南北碑以养其气血,于是鱼龙变化,各因所染,皆可以入于古,出于我,歌其情、舞其性;新源一开,浩浩汤汤,真有汪洋恣肆之象。百年于斯,大瓢贮月,小杓分江,沾溉无限矣!此岂止于典型之新,更示人以无穷救弊之方。

国康斟酌其间,取顽伯之浑厚矫轻薄之弊,取冬心之生辣矫熟媚之弊,取苦铁之苍莽矫浮滑之弊,取白石之天真矫刻着之弊,由此上溯秦汉、重窥晋唐,可谓观水必观其澜矣!从此得驱遣于无形而奔溢于笔端,此非追其迹而已也,盖意与古会,性与贤齐也。

今国康集其作品行世,蔚然大观,营垒嶙然,气象肃烈,如睹名将焉,欲挟霹雳以角中原,规复岭南雄直之气。韬因书所感如上,聊当鼓铜钲挥铁琶以壮其行。